



留德岁月 (第六卷)

1934-1946年

由 Unter den Linden 上着，大概上着 1-2 到，1934 年向城，力量如，有 100 到 150 Wohlheide，由英美人领导等，是 1-2 到 100 到，我们 10 到 100 到，入 10 到 100 到，富，100 到 100 到，在一起，吃 100 到 100 到，第一 100 到 100 到，最重要 100 到 100 到，是 100 到 100 到，100 到 100 到，可以入大学，入大学 100 到 100 到。



014061230

K825.4
350
V6

季羡林 日记

留德岁月 (第六卷)

1944.3.18-1946.8.12



季羡林文化基金会
陕西省季羡林国学院 整理
李小军 钱文忠 季承

K825.4
350
V6



北航

C1748339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北航

C174833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季羨林日记:留德岁月:全6册/季羨林著;李小军,钱文忠,季承整理.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7

ISBN 978-7-210-06378-0

I. ①季… II. ①季… ②李… ③钱… ④季… III. ①季羨林

(1911 ~ 2009) —日记 IV. ①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4275 号

季羨林日记:留德岁月 (六卷)

作 者:季羨林

整 理:李小军 钱文忠 季 承

责任编辑:游道勤 王醴颀 于 珊 王彦山

封面设计:章 雷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83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web@jxp-ph.com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124.25

字 数:1500千

定 价:298.00元

ISBN 978-7-210-06378-0

赣版权登字—01—2014—14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承 印 厂: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季羨林在哥廷根城



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羨林（右）与同学合影



威廉园，季羨林经常光顾的休闲之地



季羨林（中）与友人合影（在德国）



哥廷根城王子大街



哥廷根城韦德大街街景

说1话，他刚从 Basel 回来，他专1心，回教文
红我到他屋裡去同说，说1句什1是主教
同1是向题，九点半回去。

2日早晨七点前起来，吃过早点，到捷下。同李亨去。
Prof. Kun 已经在那裡，於是又同始说起工
作计划来，他有勇气，有精力，敢作大1计
划，我非常佩服。不过对学1向方面他不拘
谨慎，看东西太容易，作东西太快，这是他
的毛病。他专1心，我核对1会德语译稿，
吃过午饭，同中国同学在一起说1话，回到
屋裡，能1告去，玩1半天。Prof. Kun 同他去
太去，说1会，我送他们到公共汽车站去，
看他们上1汽车，回来领1能1告到 An. Jäger
家里去，扎1针，就回来，到同李亨去同说
父说1话，吃过晚饭，腿1非常痛，但能1告
必要去我到他屋裡去不1。看1会滑稽画
就回屋睡觉。

六日 星期日。早晨很早就醒1。睡到七点才起来。
吃过早点，到捷下。同李亨去，核对译好的德
语稿子。快到正午的时候，自己似乎又发起
高烧来，头1昏昏的，不大能工作。上午吃午
饭的时候，看到桌上铺1白布，一向经
知道，今天又是天主教1节日，叫做三王降

一九四四年

三月十八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吃过早点，进城到 Häntzschel（黑切尔）去还了书账，就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念 *Mahāvastu*（《大事》），看 *Gandhara Kutscha Turfa*（《陀罗、龟兹、吐鲁番》）。十二点 Prof. Sieg（西克教授）去，谈了谈运书的问题。又领 Prof. Müller（缪勒教授）到 Keller（地下室）里去看了看。回到研究所，同 Seebeck（塞贝克）用绳子捆书。一点前到 Gauss-Weber Haus（高斯—韦伯楼）去，吃了两片面包。出来到 Capitol（电影院）去看电影：Wildoogel。四点回家来。今天真正是春天了，有太阳，不冷。但自己的心情却仍然是深秋一般的寂寞。到家，升好炉子，看报，看 *Gandhara Kutscha Turfa*（《陀罗、龟兹、吐鲁番》）。吃过晚饭，看《元曲选》。

十九日

星期日，早晨八点起来，吃过早点，看《元曲选》，看 *Gandhara Kutscha Turfa*（《陀罗、龟兹、吐鲁番》）。十二点半多吃了两片面包，休息了一会，三点前出去，外面一点都不冷，下着雨。看了看昨天的消息，买了份报，就到旅馆去看士心夫妇。同他们坐下喝咖啡，吃点心。同胡太太谈了半天学中文的情形。清华同学闵乃大最后也去了。六点多回家来。刚才晴了一阵，现在又下起雨来。

到家吃过晚饭，看《元曲选》。看来看去，总不外那一套，中国戏曲

确有点泄气。

二十日

半夜里来了 Voralarm (前警报), 再也睡不着, 吃了片 Abasin (阿巴辛)。早晨七点起来, 吃过早点, 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 去, 用绳子捆书, Seebeck (塞贝克) 去了, 也帮忙捆。捆完, 看了点书, 十二点前出来到 Junkernschänke (容克饭店) 去吃饭, 吃完到大学图书馆去还了本书, 回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 休息了会, 念 *Mahāvastu* (《大事》)。四点多同 Seebeck (塞贝克) 出来到邮局去了趟, 就到中文研究所去, 五点出来, 到 Prof. Sieg (西克教授) 家里谈了谈, 仍然谈的是运书的问题。六点回家来, 吃过晚饭, 洗了一个澡, 看《元曲选》, 心情很坏。

二十一日

早晨五点醒了, 再也睡不着。好容易躺到六点, 起来, 吃过早点, 重看论文。九点半到 Prof. Sieg (西克教授) 家里去, 约了他一同到中文研究所去, 看了看书籍, 出来一同到图书馆去, 一阵大雪。同 Dr. Will (威尔博士) 谈了谈, 到 Gauss-Weber Haus (高斯—韦伯楼) 看了看, 一同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 去, 把捆好的书籍给他看了看。他走了, 我不久也就回家来, 自己做午饭, 吃完又回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Frl. Glameyer 去送书。念 *Mahāvastu* (《大事》)。五点前出来看了看新消息, Frankfurt a. M. (法兰克福) 附近被炸, 又想到自己的论文, 这次恐怕真烧掉了。到邮局送了封信, 就回家来。看了会报, 张太太同清华同学刘嵩快来, 稍坐就走了。七点半到 Boehncke (伯恩克) 家里去, 她请我同张太太吃晚饭, 谈到十一点多才出来, 送张回家, 自己回到家来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

二十二日

夜里本来就没睡好, 又来了警报。终于还是吃了片 Abasin (阿巴辛)。

早晨八点起来，吃过早点，到 Meier（迈尔）去买了点东西，回来放下，就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念 *Mahāvastu*（《大事》），人非常倦。十二点出来到 Junkernschänke（容克饭店）去吃午饭，遇到张太太同刘寓快。吃完，同他们到张太太家去，谈了半天闲话，吃了点东西，四点一同出来，分手去看了看新消息，就回家来。心里一天在想到自己的论文，心绪不宁，什么书也看不下去。吃过晚饭，看了会报，翻看 Hermann Hirt（海尔曼·希尔特），*Indogermanische Grammatik*（《印欧文法》）。

二十三日

昨晚刚躺下，就来了 Alarm（警报），天空里飞机直响。夜里睡得居然还不坏。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在家里看了会书，九点进城到 Häntzschel（黑切尔）去拿了几本书，就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刚坐下，来了 Voralarm（前警报），不久 Kant（康德）打电话找我。我立刻出来。走在路上来了 Alarm（警报）。天空刚有过空战。到了中文研究所，看女学生们捆书。一点前吃了两片面包，休息了会，女学生们又回去工作起来。四点来家一趟，吃了点东西到 Prof. Sieg（西克教授）家，出来回到中文研究所，打电话给 Dr. Will（威尔博士）。一直忙到六点，又出来到 Prof. Sieg（西克教授）家告诉他今天的经过，才回家来。一天没住腿的跑，人有点倦，吃过晚饭，看报。

二十四日

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下着雨，风非常大。念了会 *Mahāvastu*（《大事》），Kant（康德）运了书去，也正来了 Alarm（警报）。我们先把书搬进去，我就往 Keller（地下室）里搬，又从 Keller（地下室）里把要运走的书搬上来。书非常重，又满是灰，这工作真不痛快。幸而 Frl. Ulrich（乌尔里希小姐）自告奋勇帮我的忙，才都弄清楚，然而已经是满身大汗了。回到研究室，又开始捆书。十二点前出来到 Häntzschel（黑切尔）还了书账，到 Junkernschänke（容克饭店）吃过午饭，

回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 把书捆完。休息了会, 念 *Mahāvastu* (《大事》)。Leontovitsch 父女去, 上中文, 六点回家来, 吃过晚饭, 看了会报, 人非常倦。

二十五日

昨晚刚睡下, 来了 Voralarm (前警报), 不久就来了正式的 Alarm (警报)。天空里一片机声, 最初还躺得住, 后来终于忍不住起来了。到厨房里向外一看, 西天一片光, 探照灯, Leuchtkugel (闪光), 射击时的火花, 搅成一团。十二点才 Entwarnung (警报解除)。躺下却睡不着了, 吃了片 Abasin (阿巴辛)。早晨七点多起来, 吃过早点, 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 去, 替 Prof. Sieg (西克教授) 校对 Druckbogen。Frau Waldschmidt (瓦尔德施米特夫人) 去, 送给我一本 *Die überlieferung vom Lebensende des Buddha*。十二点出来到 Junkernschänke (容克饭店) 去吃午饭, 吃完到 Gauss-Weber Haus (高斯—韦伯楼) 去休息了会, 两点前到 Central (中央) 看电影, 人挤得不得了。好容易买到一张票。四点出来看了看消息, 到 Hanke (汉克) 去吃了点点心就回家来。升好炉子, 七点吃过晚饭, 看报, 人倦得直想睡倒。

二十六日

星期日。早晨八点才起来, 洗过脸, 升好炉子, 吃早点, 开始抄 *Die Umwandlung von -ām in -o und -u im Mittelindischen, Khotansakischen, Soghdischen und Tocharischen B.*。把放东西的抽屉整理了下, 十二点半吃了两片面包, 躺下睡到三点起来, 看报, 看 *Der unbekannte Tolstoi* (《未知的托尔斯泰》)。穿上大衣想到街上去散散步, 外面雨下得很大, 天色阴沉。没有兴致, 立刻又回来。六点多吃过晚饭, 看报, 看 *Acta Orientalia* (《东方学学报》), 看 *Der unbekannte Tolstoi* (《未知的托尔斯泰》)。自己现在已经走上做学问这条路, 但作诗人的妄想还没有去尽, 终于有一天还要试一下。

二十七日

早晨七点前起来，吃过早点，到中文研究所去，Dr. Luther（路德博士）已经在那里，同他谈了谈，出来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开始抄论文。十点多 Prof. Sieg（西克教授）去，立刻就走了。不久士心夫妇去，谈到一点到 Deutscher Hof（杜特斯赫尔）去吃午饭。吃完范君要请我看电影，一同走到 Central（中央），看的仍然是 Der Weisse Traum。我礼拜六已经看过一次，这次看觉得比上次还好。四点多出来，分手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抄论文。六点前回家来，自己又像着了魔似的，脑筋里只想到论文。吃过晚饭，又抄论文。头有点昏了，今天夜里恐怕又要失眠。

二十八日

半夜里果然失了眠，只好又吃了片 Abasin（阿巴辛）。早晨七点多起来，吃过早点，看了会书。九点到中文研究所去看了看，到 Peppmüller（佩普穆勒）拿了两本书，又到 Häntzschel（黑切尔）还了书账，就到旅馆去看士心夫妇，他们今天要搬家。先同士心提箱子送到 Deutscher Hof（杜特斯赫尔），又回去提了东西同他们到 Deutscher Hof（杜特斯赫尔）去。谈了会，下去吃饭，张太太也在那里。吃完同士心夫妇从 Rohns（罗恩斯）走上山去，因为今天天气好，他们要逛山。天气也确是不坏，树虽然还没有绿，但处处都令人觉到这确是春天了。最后走到 KWP（威廉园）我请他们吃点心喝咖啡。六点才分手回家来，吃过晚饭，看报。一天没能工作，心里颇有点不安。

二十九日

早晨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就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抄论文，校对 Prof. Sieg（西克教授）的 Druckbogen。十二点前出来遇到 Prof. Sieg（西克教授），同他走了一段，谈了谈中文研究所的书籍的问题。

分手到 Junkernschänke (容克饭店) 吃过午饭, 回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 休息了会。来了 Alarm (警报), 天空里一片机声。接着抄论文。今天工作太多了一点, 头有点痛起来。四点出来到 Prof. Waldschmidt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家去送衣服, 顺便到 Schiller Wiese (席勒草坪) 去看了看, 路上遇到 Prof. Sieg (西克教授)。回家升好炉子, 吃过晚饭, 看了会报, 看 *Der unbekannte Tolstoi* (《未知的托尔斯泰》)。

三十日

早晨七点起来, 吃过早点, 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 去, 重看以前抄好的论文稿子。十一点出来买了点香肠面包, 回去休息了会, 一点吃了几个小面包, 抄论文, 把 Prof. Sieg (西克教授) 的 Druckbogen 校完。

四点出来, 到 Prof. Sieg (西克教授) 家里去, 想把 Druckbogen 还他, 不在。我去理了理发, 就回家来。升好炉子, 洗了洗头。今天天气很好, 不过仍然有点冷, 春天真是姗姗其来。

吃过晚饭, 看了会报。研究了半天地图, 又看 *Der unbekannte Tolstoi* (《未知的托尔斯泰》)。

三十一日

夜里又有 Alarm (警报), 弄得半夜没能睡。早晨七点多起来, 吃过早点, 写给 Dr. Linde (林德博士) 一封信, 抄论文。到 Meier (迈尔) 去买了点东西, 回来放下, 到 Prof. Sieg (西克教授) 家把他的 Druckbogen 共同看了遍, 出来到中文研究所去看了看, 就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 去, 抄论文。十二点到 Junkernschänke (容克饭店) 吃过午饭, 路上遇到士心夫妇, 同他走了走, 回去休息了会, 又抄论文。士心夫妇去, 谈了会, 一同出来买香烟, 分手到 Gerstung und Lehman (莱曼出版社) 订了一批书, 回去, Leontovitch 父女去。上中文, 五点半下课, 又到 Prof. Sieg (西克教授) 家查了查杂志, 才回家来, 吃过晚饭, 看报, 看 *Der unbekannte Tolstoi* (《未知的托尔斯泰》)。

四月一日

早晨七点起来，正在吃着早点的时候，来了 Voralarm（前警报）。现在一天到晚是空警。吃完，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抄论文。十二点前吃了一片面包，到 Gerstung und Lehman（莱曼出版社）订了本书，到图书馆去替 Prof. Sieg（西克教授）还了书，又抄了会论文，就回家来。吃了片面包，躺下睡了会，起来看 *Der unbekannte Tolstoi*（《未知的托尔斯泰》）。六点到 Meyer（迈耶）家里去，今天 Irmgard（伊姆加德）生日。坐下谈了会，吃了两块点心，七点前回家来。吃过晚饭，看了会报，看 *Der unbekannte Tolstoi*（《未知的托尔斯泰》）。

二日

星期日。早晨八点起来，吃过早点，把 *Der unbekannte Tolstoi*（《未知的托尔斯泰》）看完。十一点到斯拉夫语言研究所去借了本书，在太阳里坐了，十二点半出来，在路上遇到士心夫妇，找了一个饭馆子吃过午饭，一同到他们的新居去。房子很老，房间也不大，但在这时候，能找到房子已经应该满意了。谈了半天闲话，吃了点点心，喝咖啡。四点出来到山边上去散了散步。分手回到家来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吃过晚饭，看报，抄论文，听无线电。

三日

早晨八点前起来（其实是七点前，因为夜里全德国的钟都拨快一点钟），吃过早点，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原来关了门，我忘记带大门钥匙去，只好到图书馆去，抄论文。十点半出来到 Aula（行政中心）去交涉房子问题，出来到邮局去了趟，又回到图书馆坐了会。十二点到 Junkerschänke（容克饭店）吃过午饭，就回家来。躺下休息了会，起来，到 Meier（迈尔）去买了点东西，回来洗了一个澡，看 *30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sland*（《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吃过晚饭，接着看。八点听无线电，同房东闲谈了半天。

四日

早晨七点半起。吃过早点，到邮局去替房东去送包裹。得要 Zulassungsmarke，出来到 Seminargebäude（研究班大楼）去试一试，没进得去。回到 Prof. Sieg（西克教授）家里去了趟，回家向房东要了 Zulassungsmarke，又出来，同 Prof. Sieg（西克教授）一同进城去，到邮局送下包裹，出来遇到士心夫妇，同他们到 Wirtschaftsamt（管理办公室）去问了问，又到几个铺子里去问 Bettwäsche（被褥）。问完就到车站去吃饭，站了半天，才等到一个位子，吃完一同到我家来，谈了半天闲话。Frau Pinks（苹可斯夫人）来，坐了会就走了。六点士心夫妇也走了。吃过晚饭，看了会报，今天真是春天了，外面非常暖。

五日

早晨七点多起来，吃过早点，到大学图书馆去，今天天又阴起来，但仍然不冷。先写给 Frä. Blumhardt（布隆哈特小姐）一封信，就抄论文。十一点半到斯拉夫语文研究所去借了本书，到 Peppmüller（佩普穆勒）去买了两本书，就到 Deutscher Hof（杜特斯赫尔）去吃午饭。吃完到 Capitol（电影院）去看电影：Die goldene Spinne（金蜘蛛）。刚开始不久，来了 Alarm（警报），出来到 Gauss-Weber Haus（高斯—韦伯楼）坐了会，解除警报，又回去，五点散场，就回家来。看到 Häntzschel（黑切尔）送来的一大批书，心里非常高兴。吃过晚饭，看了会报，看 Dostojewski（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Aus dem Dunkel der Grossstadt*。

六日

半夜里吃了片 Abasin（阿巴辛）。早晨七点半起来，吃过早点，到大学图书馆去，抄论文。十一点到校长办公处去问房子，大美人还没交涉，出来到斯拉夫语文研究所，坐了会，吃了两片面包，到 Häntzschel（黑切尔）

去还了书账，就回家来。今天天阴，下着雨，比昨天冷多了。同房东谈了谈房子的问题，帮她到楼上去整理了整理东西。躺下休息了会，也没有睡着。起来随便看了点书，开始清理架上的书籍。吃过晚饭，看报，听无线电，看 *30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sland*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七日

今天是什么 Karfreitag (耶稣受难日)，早晨八点多才起来，人又伤了风，嗓子痛了一夜。吃过早点，看 *30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sland*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十二点前进城到 Junkernschänke (容克饭店) 吃过午饭，想到车站去找士心夫妇，又恐怕找不到，就回家来。躺下休息了会，四点出去到 Frau Pinks (莘可斯夫人) 家去，她请我吃茶。天气冷，人又伤了风，非常不痛快，谈到六点多回家来，吃过晚饭，头昏眼花，鼻涕直流，勉强到房东屋里去听了听无线电，回来就躺下，看了会 *30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sland*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八日

夜里睡得颇好。早晨八点才起来，费了半天劲才把炉子升好。吃过早点，抄论文，看 *30 Neue Erzähler*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十二点吃了片面包，房东回来，又送午饭给我，吃完，休息了会，人头仍然有点昏，鼻子直流水。看了外面这样好天气，恨不能出去到山上去散一下步。一点来了 Alarm (警报)，空中有飞机声。在沙发上躺了会，三点多警报解除，又看 *30 Neue Erzähler*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鼻涕愈流愈利害。

七点吃过晚饭，看 *30 Neue Erzähler*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听了听无线电。九点多就睡下。

九日

早晨八点起来，伤风似乎已经好多了。升好炉子，吃过早点，看 *30 Neue Erzähler des neuen Russland*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十一点多

以纲夫妇来，谈了会，一同进城，到 Deutscher Hof（杜特斯赫尔）吃过午饭，出来去找士心夫妇。遇到路上，到他们家坐了会，以纲夫妇有事先走了。我又谈了会，四点多同士心夫妇到山上去散了散步。今天真是少有的好天气，天上没有一片云彩，树木都发青了，自己内心也似乎有一股生命力在荡动。送他们到周门口，周要留下我吃晚饭，谈了会就回家来。同房东谈了会，吃过晚饭，看报，看 30 *Neue Erzähler*（《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十日

早晨七点起来。夜里下了一夜雨。现在虽然停了，但仍然阴得很黑。昨天同以纲夫妇约好，今天到郊外去作一个 *Ausflug*（踏青），看来作不成了。吃过早点，看了点书，整理了下架上的书。十一点以纲夫妇来，谈了会，一同进城到 Deutscher Hof（杜特斯赫尔）去吃饭。饭非常丰富，口味也好。好久在外面没有吃过这样饱了。吃完送他们到车站，就回家来，躺下睡了会，Frau Pinks（苹可斯夫人）来，约我出去散步。外面天气居然变好了，从 KWP（威廉园）到 Kehr（凯汉弗），就回家来。中间有过一次 *Alarm*（警报）。同房东谈了会，六点半出去到周家去，他请我们吃晚饭，不久以纲夫妇也去了，吃过晚饭，以纲同周下围棋，程替我讲解下围棋的方法。十一点又有 *Alarm*（警报）。十二点出来同以纲夫妇在街上走了走，月色极佳，到家已经十二点半。

十一日

本来想多睡一点，但七点就醒来，勉强躺到七点半起来，外面又是好天气。吃过早点，想进城去，又迟疑下来。十点来了 *Alarm*（警报），美国飞机在天空里排着队飞。把书架上的书整理了下，一直等到快一点才来了 *Vorentwarnung*（前解除警报）。出去到 Aula（行政中心）缴了一张课程单，就到 Deutscher Hof（杜特斯赫尔）去吃饭。又来了 *Alarm*（警报）。以纲夫妇去，出来在街上站了会，来了 *Vorentwarnung*（前解除警报），又进去吃完饭，一同出来散步，一直走到他们家，遇到 Prof. Pohl（波尔教授）谈了

几句话,又一同出来进城去。路上又来了 Voralarm (前警报),到 Lipfert (利普菲德)吃了点点心,陪他们到处买东西,六点多才分手。回家来吃过晚饭,看 30 *Neue Erzähler* (《新俄新小说家三十人集》)。

十二日

夜里睡得极好。早晨七点多起来,吃过早点,写给 Prof. Waldschmidt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儿子一封信,又来了 Voralarm (前警报)。十点进城到图书馆去抄论文,十二点到 Deutscher Hof (杜特斯赫尔)去吃饭,遇到以纲夫妇同程。吃完同以纲夫妇到车站去,等了半天车,来了 Alarm (警报),我就同士嘉进城来到斯拉夫语文研究所去同 von Grimm (冯·格林)夫妇谈了会,一直等到来了 Vorentwarnung (前解除警报)才出来,分手到图书馆去坐了会,出来到 Ah berg,站了快到一点钟才买到点火腿。看了看消息,就回家来。同房东谈了谈,又整理了会书。七点吃过晚饭,看报。

十三日

夜里又有两次 Voralarm (前警报),房东把我喊起来,躺下再也睡不着,吃了片 Abasin (阿巴辛)。早晨七点多起来,吃过早点,抄论文。十点多进城到图书馆去,抄论文。十二点到斯拉夫语文研究所去吃了几个小面包,休息了会,又来了 Voralarm (前警报)。两点前到 Central (中央)去看电影 Olga Tschechowa 主演的 *Reise in Vergangenheit* (昨日之旅)。四点出来,看了看消息,就回家来。今天天气非常好。从昨天开始看《水浒》。我总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这样捧《水浒》,我真看不出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吃过晚饭,听无线电。

十四日

夜里又有 Alarm (警报)。早晨七点多起来,吃过早点,到 Seminargebäude (研究班大楼)去,把以前抄好的论文同原书校对了一遍。Prof. Sieg (西克教授)去谈了谈就走了。十一点多出来到 Gerstung und Lehman (莱曼出版社)